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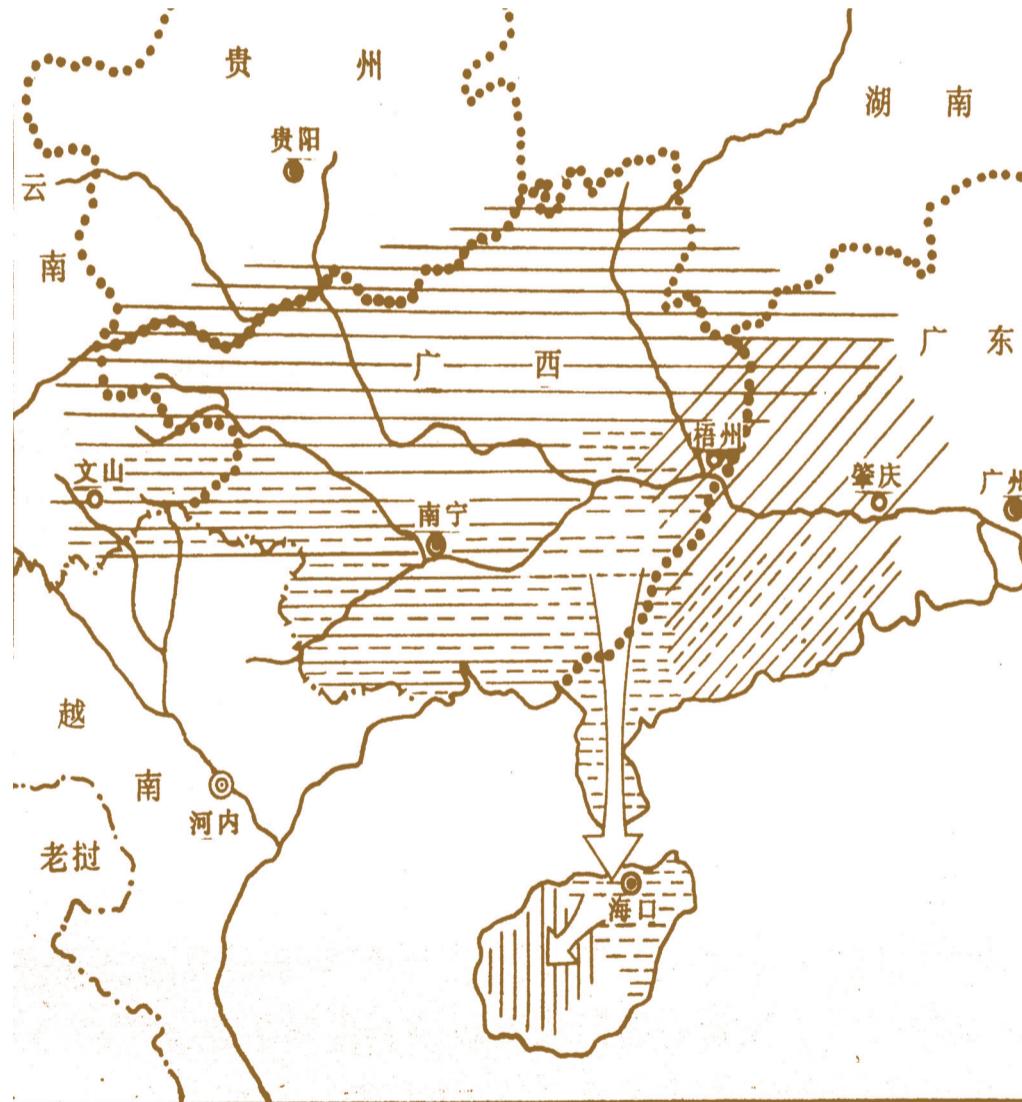
# 呼名识主人

## ——海南地名中的“临高人”映象

文\本刊特约撰稿 刘剑三

### 临高语族群文化

海南是一个移民岛，居民来源多途，语言复杂，方言歧异。这种现象，明代就已经有人关注到。琼籍名进士钟芳（1476—1544）在其《天涯》诗中歌颂自己的家乡时，就深情地发出“异种三生谷，殊言五种人”的赞叹，而与钟芳同时的琼籍名进士唐胄（1471—1539）在《正德琼台志》中，也明确指出“语有数种”，即正语、客语、西江黎语、土军语和地黎语。据今人考证，正语乃当时的官话，客语即海南闽语，西江黎语即广义的临高话，土军语即儋州话，地黎语即黎语。官话虽然是正语，但基本上是官籍军籍的人讲的，人数不会很多。换句话说，近六百年前岛上的主要居民是海南闽语、临高话、儋州话和黎语“四大语言集团”，一如今天岛上居民的语言格局。



图例

壮泰先民分布区  
壮北布族  
壮南僚泰  
临高

侗水先民分布区  
侗松  
水毛

黎族先民分布区

梁敏、张均如《临高语》一书中的临高先民迁徙路线图。 陈耿 翻拍

### 《正德琼台志》中的“西江黎语”

### 三组地名印证临高人曾经的活动范围

在这四种语言集团中，临高话最为奇特：该语言的操用者自西汉以来均为纳粮当差的编户齐民，族属为汉族，但所讲的话却不是汉语。至今为止，对这种话的称谓可谓五花八门。统称为《正德琼台志》的“西江黎语”为最早，目前国内学术界一般称为临高语，外国学者则称为贝语或翁贝语。局部则因地域不同而称谓也不同：临高和儋州地区讲这种话的人和周边别种语言的人都称其为临高话，海口（含原琼山）和澄迈地区讲这种话的人自称为村话，周边的其他人则称其为黎话。《正德琼台志》把这种话统称之为“西江黎语”，其中的“黎语”称谓显然是因为作者为琼山人而套用了当地闽人的称谓，这是以局部称代替了统称。

该“语言集团”至今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名称，学术界一般称“临高人”或临高语族群，现今基本上处于南渡江自松涛水库至入海口的西部地区（《正德琼台志》对其名称冠以“西江”缘此）。但从地名看，“临高人”历史上活动过的地方却比这大得多。地名是人类活动的最早标志性成果，当人们在一个地方定居下来之后，总会用自己的语言给居住地起个名称，一经固化下来，便烙上命名主人所属语言的烙印。作为一个多语种的移民岛，岛上的地名特别是其中的自然村名可谓五彩缤纷，但不同的语言集团其地名也风格各异，很多情况下通过地名用字的分析可以大致识别其最早主人的身份。就岛上两大汉语方言海南闽语和儋州话来说，带“仔”字者基本可判断其最早主人是海南闽人，而带“屋”字者其最早主人一般是儋州人。

“临高人”没有自己的文字，命名时多用音译汉字，其中有一些是唯我独有的，对辨识命名主人有很高的分辨率，“美（迈）”“潭（谭）”“博（卜）”便是如此。由于临高语地名的汉译字是记音字，因此不能望文生义，按字面意思去理解；而由于记音只是取其近音而已，同一个地名不同时期用字可能有异。例如今定安县的“美凤、美太、美种、卜南、北曲”几个村子，《康熙定安县志》中就分别记作“买奉、买泰、买总、北南、博曲”。临高县皇桐镇有个处于古驿道旁今名写作“美愁”的村子，南宋名臣胡铨被贬到海南取道问其村名时，听村人口音记其名为“买愁”，因赋诗留下脍炙人口的“北往长思闻喜县，南来怕入买愁村”的千古名句。澄迈县建于元代的著名文化古迹美榔双塔，原名就写作“买榔双塔”。

以上三组，冠以“美（迈）”的地名在海南自然村名中较为常见。“美（迈）”是临高语mai这个词的音译，汉义为母亲、雌性或物之大者。临高语地名大多为偏正结构，偏正结构的词语序与汉语相反，要反过来理解，如村名“美仓”按语序直译为山林大，汉义却要理解为大山林。如前所述，“美（迈）”字地名原来有很多是写作“买”的，该字原汁原味地记录了临高语汉义为母亲、雌性或物之大者的mai这个词。其实，只要翻开前人写的有关海南的地方志，还可以看到不少“买”字头的地名。墟市名如《正德琼台志》载有买舍市（澄迈县）和买射市（琼山县），《道光琼州府志》有买顶市和买贩市（都在澄迈县），水利名如《道光广东通志·琼州府》有买抄溪（定安县）、买甲陂（乐会县）、买山沟陂（万州）等。后来也许认为“买”字俗气，多改用近音字“美”来代替，用字是变雅美了，却失去了原来的韵味。据统计，今地名冠以“美、迈”者原民族市县只琼中出现一例，而原海南汉区其他市县都有出现，共计361个，其中“临高人”聚居的海口（含原琼山）、临高、澄迈、儋州已占到306个。从原民族市县只有琼中出现一例此类地名看，冠以“美（迈）”的地名不可能是黎语地名。而海南闽语“美”字音mui而非音“买”（mai），“买”音在海南闽语中又无义可解。据此，冠以“美（迈）”的地名也不可能海南闽语地名，而只能是临高语地名。



刘剑三教授在书斋中。  
陈耿 摄